

日本當前的經濟危機

劉令輿

日本的經濟陷於長期不安狀態。景氣的恢復，原來期望一九七四年夏季以後，石油危機所造成的經濟不安情況，可以逐漸的減輕或消失，但事實的發展，却完全與意願的企圖相反，物價的高漲，貨物庫存的增加，中小企業破產的相繼擴大，加以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影響，日本經濟是否可陷于二度的不景氣。日本經濟景氣的回復，現已入一九七四年的年底了，本年的成長為零度，是二十餘年來所未有。據日本通產省鑛工業生產動向的報告，八月份的生產量比去年減少百分之四——九。賣出減少百分之四·七，因此庫存量增加，庫存量的指數為一二五·一，比較上月更向上達到歷年最高的水準。以業種別來區分，僅鋼鐵、化學、船舶業為中心的輸出增加，其他業種則多有鈍化的跡象。

在國內物價方面，九月份東京都區內的物價，較八月份又增加百分之一·九。公共料金十月份百分之三的上升。卸賣物價七月增加百分之一點一，八月又上漲為百分之一。至於大藏省對明年——三月的物價推斷，仍然為不下於百分之一的連續上升。甚至於來年六、七月，日本政府依然執行物價總抑制政策，而不能確定物價安定的有把握時日。因為日本自去年石油危機以來，原油的價格增加了四倍，物價的高漲，形成了經濟上各種不平衡，一時間尚難恢復安定化、正常化，所以日本的經濟統制策，尚在前所未有延續中。

石油危機的震撼

在世界各國中，石油和各種能源的國際依存度，石油百分之九十七以上，其他能源百分之八十八以上，以日本為最高。其他為義大利，石油為百分

之九十以上，能源為百分之八十以上。其次為法國，其他能源約佔百分之六十五，英國和西德，其他能源僅佔百分之四十以上，最低為美國，石油對外依存，不過百分之二十，其他能源則不多十分之一而已。因之，日本自稱為資源小國，而美國則為資源大國，因兩國之資源標準相差甚大，日本去年的耗油量，為二億八千萬噸，其代金不過八十億美元，今年度日本耗油量為三億三千萬噸，其代價超過二百億美元，估計可供日本輸出入貿易總額的五分之一以上。而佔輸出外幣百分之四十，均為原油價額之支付，日本的石油負擔年間增加一百二十億美元，等于日幣三兆六千億元。以日本一億一千萬人平均分担，則每人應分担三萬三千日元，若一家庭四口人計，則每家應負擔十三萬二千日元，且日本的石油使用量，並年年在不斷增加中，估計日本若至一九八〇年，則每年的石油耗費量，可達四——五億噸，至一九八五年，則為五——六億噸，至一九九〇年，則可能高達七億噸。對於購入石油現金，若石油價額再增加提升，日本年間使用於石油一項，即可高達四百億美元左右，換言之，日本的輸入價款，支付於原油一項者，即可高達二分之一以上外幣現金，且日本此重負擔，在世界工業先進諸國中，無疑又以日本為最重，日本對於原油價格的攻勢，是否可以承擔的了。日本經濟的前瞻，可能是零度成長，正面的難題，依然無法解決。且今後一年間，國際石油如何變化，原油價格是否再上升，均屬於未可知之數，日本經濟在石油壓力下，所謂「安定成長」，所謂「福祉社會建設」，前途可能不是康莊大道，而却是荆棘滿途呢？

再由田中政府的中東政策來說，更是無頭無尾。在中東石油危機之前，日本對中東可說是毫無禮貌，自居於先進國的地位，視中東諸國為落伍的原

料國，因之，引起中東產油國的憤怒，列日本為非友好國，對日本實施石油禁運，使日本發生能源大恐慌。日本朝野在石油侵襲的重要關頭，來個臨時抱佛腳，當時使三木副總理、中曾根通產大臣、小坂經企廳長官、前尾衆院議長，紛紛中東參拜，概允給中東產油國，協力建造鍊油廠、石油化學，建設肥料工廠，訓練現代技術人員，並實施教育文化支援。並聲稱對中東道路、港灣、通訊等全面協力。但待石油問題好轉，日本僅對伊朗經濟援助以外，其他完全置之腦後，可說忘記得一乾二淨，一年來的中東政策，可說只收穫了反效果，日本石油業界，隨時恐懼中東產油諸國對日本的第二次石油中斷時機到來。

至於應付石油危機再到來的方策，可說是一籌莫展，日本既不敢像美國那樣的硬朗，也不敢像法國那樣獨行其是，對石油消費國五國會談，提出各國十分之一的減縮，也不願意任意接受，更不敢對產油國表示對抗，而又不願開罪了美國，真正是對國際石油問題，無謀無策，任憑國際情勢激流動盪，日本只好隨波逐流，以船到橋頭自然直的心情處之罷了。

物價的上昇

據日本總理府統計局最近公佈物價上昇數字，九月份的東京物價指數，和八月份的全國區的消費者物價指數，以一九七〇年初為一〇〇，現在東京的物價總合指數，則為一五七·八。比前月份上漲一·九%，與前年同月比則高出百分之二十二。蔬菜的上昇率，瓦斯費等，自十月三日開始，平均上漲百分之四十七。至八月份的全國物價指數，亦同樣高達一五六·七。比上個月高出一·〇%，比前年同月，則上昇二五·四%。十月份，消費者米價、國鐵運貨、醫療費等，又一齊向上提高，一月內物價上升百分之三，家庭主婦又為家計增加苦難了。

日本物價再轉向騰躍，與食料指數和光熱指數上漲有關，蔬菜的價格，萘菜、茄子、菠菜、甘藍菜等，都上漲百分之二十五，蛋類百分之十·五，水果八·二%，新鮮魚貝類，三·四%，食料指數較八月二·四上昇。光熱指數百分之一七·五上昇，電氣瓦斯百分之一·三上漲，其他的光熱，大都百分之五的上昇，其他的理髮、美容、洗衣費、飲食費等，一般都大幅上漲。公共料金，除瓦斯、醫療費外，消費者米價、公共汽車、國鐵、地下鐵

、都電等，無不水漲船高，九月份的上漲，等於百分之三，等於狂亂的急騰。日本政府的物價對策，可稱之為物價無策，因漲勢並不因而停止，至今仍在向上躍進中。

十月份公共料金的提高，對消費者物價，為萬分之一千七百十三，約為百分之一七的比例。公共料金同時集中的上昇，在日本尚為異例，其對物價的影響，據日本經濟企劃廳的計算，國鐵運貨的上漲，對物價的影響，約等於〇·一一%。旅客運送部門，上漲百分之二十三點二，對家計有相當影響。至於通勤定期，則由企業方面負擔。至於消費者米價，不僅社會全體有影響，而間接由米所釀造、變造的食品，亦全部依之而上升。如味噌、酒、加哩、天井等食品，凡與米相關連者，大都隨之而上昇，所以消費者米價，間接的影響為〇·一七%，直接的影響為〇·九三%，合計對物價的影響為一·一〇%。至東京瓦斯，九月份上漲四六·八五%，直接的物價影響，雖僅〇·一三%。但飲食店和其行業的間接上昇商品價格，則具體計算確定數額十分困難。至全國各地區分別漲價，共同估價的直接間接綜合影響，亦不易得相同的結論。如計程車由二二〇元，漲為二八〇元開始，每跳動為五十日元，對東京、大阪區，影響為〇·二五%，其他鄉村區，則不過〇·〇七%。日本前田經濟企劃廳長官，對消費者物價的看法，十月份消費者物價，由於米價、國鐵的上漲，上昇率較九月超過百分之二，甚可能達到上漲百分之三，且今年不斷上漲，明年三月較前年，低則百分之十五，高則可能達到百分之十八。所以上漲之勢，猶為方興未艾。

公共料金的普遍提昇，最大的災害是低所得層。無論消費米價、交通費、醫療費等，都直接影響每一個普通的市民生活，增加了低所得層的生活負擔，可能引起普遍的社會心理不安，這是日本高物價時代，所應引為最大警惕的。

食糧不足與米價波動

食糧問題，由於世界性的生產不足，小麥原來估計可以生產三億五千一百六十萬噸，但結果比預計減少可能為八百九十萬噸。因蘇俄比預計減少五百萬噸，加拿大因受霜災的影響，可能減少三百四十萬噸，而歐洲可能增加二百四十萬噸。而玉米、大豆等飼料穀物，原來預計為五億八千一百八十萬

噸，結果較預計可能減少三百五十萬噸。所以一九七四年的庫存食糧，為十五年來之最低額，僅為八千九百萬噸，不足世界一月之用。日本在食糧生產方面：在國內着重於食糧的生產，食糧以達到自給自足為原則。但因為二次戰後，一般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，食物品質趨於要求多樣化。日本對外輸入大量的副食品，如大豆、小麥、玉蜀黍、粗糖、燕麥飼料品等，而且歷年增多，迄今猶為有增無減之勢。日本在一九五五年，小麥的自給率，為百分之四十一。至一九六〇年，則為百分之三十九，一九六五年，則為百分之二十八，一九七〇年，為百分之九，一九七二年，為百分之四。大豆的情況，較小麥更有過之而無不及。所以一九七二年，可以有尼克森大豆休克之情況發生，即可知大豆對外依存之嚴重性。而日本對美國食糧之依存度，小麥佔輸入之百分之六十七，玉米佔百分之八十四，大豆佔百分之八十八。今年美國的小麥、大豆等歉收，對於日本食糧的影響之大，可以想見。現在日本食糧之輸入，年需二十億美元。但至一九八二年，估計輸入食糧，年間應為四十億美元。並現在世界四分之一的大豆，五分之一之玉米，均輸於日本，作副食或飼料品用，而美國現又以食糧，作對付石油的強力武器，再加肥料高漲，收成不足，大豆玉米的價額，連續三——四倍的上昇，日本食糧不足的危機，確有日益加劇之勢。幸而美國福特總統，應允不對日本限制食糧出口，使日本全國上下，為之安心不少。

在食米方面：日本分生產者米價，和消費者米價二者。在生產者米價，日本政府為體卹農民，既恐米賤傷農，又要顧慮農民收入和城市的差距，農林省為貼補農民的生產價，須增加預算五千零三十億日元，在一九七四年度，為生產者米價百分之十點三上升，更須追加四千二百七十六億日元的赤字，二者相加，已達九千三百零六億日元赤字。再加輸入小麥的赤字，合計為一兆九百二十九億日元。農林省為減輕食管赤字負擔，所以政府閣議決定提高消費米價，決定政府壓低約一成，提高米價百分之三十二，確定由一千六百日元十公斤，提升為二千三百四十一元。在日本生活估計中，是一餐約用米等於十六元，現中米為二十一元，上米為二十三元，每家以四口人計，每家平均增加約日幣一千元，等於消費支出總額的〇·八%。但若綜合食物品計算，水電瓦斯漲價，大豆用品飛升，小麥製麵包漲價，醬油佐料倍增，再加出門的交通費，全部相加，日本官廳雖公佈百分之三，事實恐怕百分之六

也不止了。日本消費米價的大幅度提高，對全國消費者增加了直接間接有形無形的家庭負擔，對每一家庭，無疑是平添了相當沈重的壓力了。

各種資源確保的困難

日本現稱為資源小國，除了石油之外，其他的工礦業原料，也同樣付諸缺如，如煤炭、鐵砂、銅，各種非鐵金屬，完全需要國際供應。如煤炭的供應，日本需要美國一千五百萬噸，加拿大一千二百萬噸，澳大利亞一千萬噸，其他蘇俄三百萬噸、波蘭二百萬噸。毛共通常六十萬噸，最多亦不超過一百六十萬噸。最近美國因為工人待遇一再提高，煤的成本過重，且美國高度技術發展，服務煤礦業的勞工不足，且時有罷工之虞。所以美國希望日本的煤炭供應，最好重點不要放在美國，應另立戶頭多元供應。但日本和俄共來往二十年，煤炭資源，總在三百萬噸以下徘徊，重點無法移轉，對毛共日本人亦如是觀。但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現在大呼工礦資源國有化的口號，希望本身的技術提高，原料盡量少向外流。日本為此未免心中不安，所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，最近訪加、訪澳、訪墨等，日本人稱之為資源外交，其故在此。鐵砂的供應，日本是以澳洲和印度兩大輸入國。最近印度人民生活困窮，甘地夫人對日本提出鐵砂價額，一下要提高百分之三十六，而日本希望和澳大利亞同一標準，提高為百分之二十二，但不論如何，鐵砂價在萬物普漲聲中，也非往上漲不可了。最後可能折衷於百分之二十五以上，不然，日本又恐印度以工礦原料作武器，日本也是無可抗禦的。且現在開發中的農業國，都希望拔出農業範疇，而晉入經濟建設工業化，對於單純的資源供應，無不在積極檢討中。並日本確保資源地區，為東南亞、中南美，以及韓國、中華民國、中近東等地，約佔日本海外投資比例百分之六十三點二。但東南亞因田中政府的不顧道義，反日情緒高漲，對日本均可引起相當程度的心理不安。在非鐵金屬方面，日本稱之謂「四苦八苦」，因為銅的漲落不定，並日本非鐵各社，出賣率百分之四〇——五〇依存於世界銅市場。但最近銅市場的暴跌，使日本所失不貲。其他鐵礬石、水銀、稀有金屬，日本深恐各國的康特兒化，國家資本化。所以田中不久將有東南亞二次訪問，名為資源的慎重外交，希望和東南亞各國緊密化，而安定確保資源供應，可是資源雖可保安定供應，而資源的價額無法不保證不提升，而資源價格的上漲，又給日本以沈

重的壓力，原料價值上昇，使日本貿易對國際競爭力低下。且用於動力資源，食糧、礦業資源的成本，今年已佔日本輸入率五分之三以上，日本製造業在高原料、高人工費、高物價之下，如何有確保生產向上，無怪日本今年度一般機械、纖維、化學品的競爭力大為衰退了。再加原料各國政府，無不要求權利擴大，利益均沾，至少要求利益百分之六十以上，應屬所在國所有，且股份無不要求百分之五十以上，而利益有要求百分之八十者。若一旦發生軍事政變，或革命政府，更為不堪設想。所以日本的專恃海外資源，真是前途佈滿荆棘，看來是前途愈走愈加困難了。

貿易收支平衡不易維持

日本一九七四年的輸出入貿易，在七月份貿易會議估計，本年度的輸出可能為五百四十八億美元。但八月份輸出五十四億美元，造成高水準的紀錄，比前年同月百分之七〇·三%增。在日本輸出好調的原因，因為①日本國內總需要抑制策的實施，使國內需要停滯，將物品逼向外流。②輸出價格的高騰，製造品國際價格無不倍增。③日本的鋼鐵、造船、化學製品的生產數字龐大。④日本人的抵銷商品的高度技術，如日本品質較為低廉是。⑤日本幣制下降為二百六十元後，在國際市場，實際為三百元兌換一美元，幣值亦可獲得信賴。但一九七四年的世界貿易環境的改變，使世界貿易為之惡化，主要的原因，第一由於石油的價格過份高漲，使石油消費國，各以本國為中心，行使過當的輸出鼓勵，而又限制輸入政策，致使世界貿易輸出大受影響。再為各個資源保有國，生產國有化的提出，使世界貿易阻力擴大。再日本的貿易對象，以東南亞發展途上國為主，在一九七三年，是輸入急增，而輸出停滯，但至一九七四年，則已完全相反，成了輸入急減而輸出陡增的現象。因之一九七四年前半年，輸出對前年同期比四十八·六%增，而輸入則八三·九%增，輸入的大幅增加，造成日本貿易收支空前未有的六十六億美元之大幅赤字，但輸出五月以後大幅上升，年底或可獲得相當平衡，但貿易黑字的再現，恐怕一時甚為困難的了。日本今年的貿易總額，可能是輸出入大致為五百七十億美元之上下，合計為一千零四十億美元。日經突破一千億美元之大關，但為何成長率反為減低，而成效反而不如前呢？因為石油的漲價，能源的飛騰。日本原來消耗於石油不過八十億美元者，現已超過二百億美

元，再加原子、瓦斯、煤炭，則日本輸入僅僅能源一項，佔輸入比率二分之一弱，三分之一強。日本人稱十分之四用之於燃料費，再加交通費，人工費的加多，而其他原料國供應的不順適。又加食糧、飼料、砂糖等日用品的飛漲，輸入的原料價格太偏高，利潤自然降低，所以表面上輸出入加多，但在物資的數量上，可能反而減少，所以日本歷年，國民總生產的經濟成長率，低為百分之八，高至百分之十二，但今年確定為零度成長率。因為通貨膨脹，物價高漲，貿易數額的加多，不敵通貨膨脹上升率。所以日本國際貿易，要想恢復黑字，保持平衡，必須石油能源減價，生產成本降減不可，但目前這種可能性，實在渺茫，所以貿易好轉，一般估計，明年尚不敢貿然確定，要看一九七六的情況了。在國際市場上，日本纖維業和合纖業，一直是低迷下降，無論是生糸、綿糸、尼隆、毛線全部是下陷泥沼。中華民國、韓國、香港都大致相同，今年可謂纖維不振年。鋼材在五月份前不振，六月份後頗見好轉。非鐵金屬，銅市場的價格下降，使日本損失不少。紙業內銷不良，石油製品又生產過剩。國際商品市場，日本的賺錢業種，尚為鋼鐵、造船、汽車等重工業部門。而電機部門，尤其家電設備，日立、東芝、松下、三菱等，在國際間都有敗退跡象。其他醫療製品、建設器材等，尚有輸出強化現象。日本因國際貿易的情勢變化，所以現在提出產業構造轉換，要走向省資源、國際技術協力等的方向不可，因為在能源高騰的資源環境下，日本的資易前瞻，樂觀的推斷，實在是基礎太過份薄弱了。

政策左右為難

日本今天最困難的問題，是經濟政策的決定，因為日本既不能積極對石油國加以抗禦，又不肯完全否定美國的強硬態度，但又不願和中東產油國為難，所以成了進又不敢，退又不能的境地。對於石油的處理方案，對於十分之一的減用的提案，也不願表示贊同，並又積極的使用增油量，使日本的石油價金，愈加大量支付。對中東的產油國，既提出技術援助，但又不能真正實施，成了口惠而實不至，不但不能得到中東產油國的好感，反而收到了反效果。使中東對日本印象更為惡劣。在食量方面，日本一方面大叫農業自給自足，但對農業的對美依存，又年年在增劇，並估計五年後，食糧將輸入代金為四十億美元。另一方面又在呼籲節約，事實雖無不在加強能源消耗，和

資源消耗。對於東南亞各友邦，一方面是確保人力供應，另一方面是企望資源安定供給，但對東南亞諸邦的友情，始終是站在對自己有利的立場，對東南亞各國加以利用而已。口口聲聲協力建設，提高技術，與當地資本合作，謀求共同福利，所謂相互的利益，共同的開發，都不過是保障日本資源安定的別名，當地人民的利益分配，所佔的比例極其微小，而節約的人件費極大

，所謂資源外交，友好訪問，對友邦徒為增加困惑。所以人謂日本現無決定性的政策，唯目前利益是趨，這可能是日本當前最大的病根。迷惘的日本，困惑的日本，搖擺不定的日本政策，這是日本真正的危機，是日本真正的國家病源所在。日本若不肯擴大更遠大的理想目標，日本可能就此衰頹而萎縮下去。這樣才是日本真正的悲哀。

謀刺朴正熙事件後之韓國政局

朱少先

一八、一五狙擊事件發生前的韓

國情勢

韓國自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與北韓發表「共同聲明」，決定從事南北統一和談以來，社會上就出現了動盪不安現象，其所以致此的原因，主要係由於大韓民國原屬堅決反共國家，與北韓勢不兩立，全國上下，均在此大目標下，共同努力。一旦政府對北韓政策，作了基本上的改變，不論原因為何，勢難為一般國民所能接受，結果自必造成思想上的混亂與對政府信任的動搖。也給與反政府人士可乘之機，作為攻擊政府藉口，甚至增加了北韓滲透活動機會。該年十月朴正熙總統頒佈全國戒嚴令，宣佈關閉全國大專院校，停止部份憲法效力、解散國會、停止政黨活動及準備修憲等一連串措施，無不均由此而起。

雖然在全國戒嚴情況下，於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完成修憲手續，並根據新憲法，於十二月十四日選出「統一主體國民會議」①議員，二十三日由「國民會議」選舉朴正熙為韓國第八任總統；翌（一九七三）年三月七日選舉國會議員，正式成立國會。但由於修改後的憲法，總統任期已無法定限制，且憲法

賦予總統對內政、外交、國防、經濟、財政、司法大權，並能下令解散國會；一般均認為總統權力過大，有造成獨裁政治可能。同時，總統選舉，由原有之直接選舉，改由先選舉「國民會議」議員，再由「國民會議」間接選出總統，不若過去之能代表民意。至於國會權力，又相對縮小，其中議員總數三分之二，雖仍由國民直接選舉，但其餘三分之一，係經總統提名，再由「國民會議」選舉。如此一來，執政黨極易控制國會。因此，「維新憲法」通過後，導致在野政治家、知識份子及學生不滿，反對暗潮，到處潛伏，因在戒嚴期間，未敢公開活動。但在國外，尤其是日本方面，以前新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金大中為中心，在東京集結韓國反政府人士，指責朴正熙政府獨裁，要求修改憲法，恢復民主政治。由於金大中等在國外行動，並有日美鴿派人士支持，已構成對朴正熙政府重大威脅。政府為緩和反政府情勢，於去（一九七三）年七月起，由執政黨聯合部份在野黨有力議員，組團分訪日、美等國，安撫韓僑從而緩和反政府活動，並勸說金大中返國，共同對付北韓談判。但該議員訪問團遊說結果，並不理想，一般反應仍以要求政府修憲及恢復民主政治為主要目標，且金大中亦無意在此時返國。到八月八日，突然發生金大中在日秘密被綁送回漢城事件。此事不僅造成了日韓兩國外交上緊張局面，在韓國國內，亦掀起了援救金大中運動，進而演變成為反政府、要求修憲、